

# 初见《潇湘竹石图》

夏爽

得知东坡先生的真迹《潇湘竹石图》以及书法佳作《洞庭春色赋》和《阳羡贴》在四川博物院展出，便计划要去一睹为快。赶了一夜的火车到达成都时，居然未感到疲倦，一路直奔四川博物院。

四川博物院坐落在成都杜甫草堂东边的浣花南路，进入博物院便看见“高山仰止·回望东坡”八个大字赫然陈列在大门口正中央的位置，旁边是一幅东坡先生的画像，长须长衣，孑然而坐，颇有一番睥睨天下的意味。

因提前预约了进入博物院的门票，很快就进入到展馆内，展馆共有三层，东坡先生的主题文物特展在一楼的一、二、三厅。进入一号展厅，左手边便是东坡先生的一张大事记的时间表，然后依次是他人生每一段经历的单元，从凤翔判到魂归常州，从凤翔凌虚台的故事，到常州藤会馆的故事，每一个单元都有他的事迹简介和创作的文学作品，每一个地方都人攒动，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虽是风尘仆仆的样子，但也都看得津津有味。

终于，在进入一号展厅左边的一个展柜里，我看到了那幅传世之作——潇湘竹石图。在昏黄的灯光里，这幅画作穿越了近千年的风雨，安静地展示在世人面前。画卷中几竿翠竹依偎着苍老的大石头，远处有茫茫湘水浓淡相映，竹子和石头相依相偎，昂然向上。画卷长约十米，卷末有款识：轼为莘老作。款识左侧是三个收藏印章，从上到下分别为“邓拓珍藏”“西充白氏”“隆平之章”，右侧是“苏画庐”“白隆平”印，接幅上有元明两代二十六人共计三千多字题跋，其中画身上的题跋为：东坡竹石戏墨始见于湘中故家，绶背象轴如旧。越十五年，其家子孙物，故使婢售

于市，偶予见之，岂造物相成于予？躬惜绠轴已剥落矣，竟以石米易之。坡仙笔迹宛然可敬，予不能留意，专为梁台杜聘君德甫献。德甫乃好事博雅君子，故予不惜之。元祥，元统甲戌二月望书。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“此画由湖南一望族人家收藏250年后，被杨元祥在友人家中发现时，精致装裱保存完好，15年后，这个家族渐趋衰落，其婢女在市场上出售此画，杨元祥感到惊讶，用一石米换了下来，又寻思自己不是收藏此画的合适人家，于是转手给南京梁台的收藏家杜德甫。后来又过了很多年，经多人收藏后辗转到了四川博物院。”

我静静地画前看了许久，看画上的远山烟水、风雨疏竹、薄雾蹲石，它们似乎都融为了一体，“左右烟水云山，渺无涯际，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，遥接洞庭，景色苍茫”，脑海里似乎闪现出了九百多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文人，不知是在一种怎样的心境下画下了这幅画赠与好友。画作画于1080年到1085年期间，这期间东坡先生身处黄州，黄州五年，是其事业的低谷、创作的巅峰期，《黄州寒食帖》和《赤壁赋》等作品都创作于此。人在逆境时，对生命和人生的体悟往往更真切，竹与石自古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，竹坚韧挺拔、正直不屈，象征着气节；石坚硬稳固，不假雕琢，象征着真实。北宋的文人，大多是有气节的。东坡先生画竹，画石，又何尝不是在画自己呢？那个因乌台诗案被贬谪的才子，不正是因为像这竹一样正直不屈、像这石一样不善伪装才会被发配到黄州这样的偏远之地吗？可是，即便是被一贬再贬，东坡先生也不曾向权势低头，不曾向现实妥协。“塞上纵归他日马，城东不斗少年鸡”，想必在作这幅画的时候，他内心深处

也是以竹石自喻，赞其品格，颂其气节吧。只是那远方的潇湘之水似乎多了几分苍茫的意味。画卷中展现的是潇、湘二水合流处，遥接洞庭的苍茫景色。

作此画时，东坡先生已渐近知天命之岁，少时的意气风发早已远去，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浩劫，似乎只剩下了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”的人生疑惑。“少年侠气，交结五都雄。肝胆洞，毛发耸，立谈中，死生同，一诺千金重。”二十岁才华盖世，又何曾会想到自己以后会无法施展抱负，陷入如此困顿的境地呢？人到中年，自然对人生别有一番感悟和体会。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”，这潇湘之水就跟长江之水一样，浩浩乎奔流不息，不断远去。逝者如斯夫，奔流而去的不仅仅是江水，更多的也是无情的岁月和韶华。

“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还来别无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”。突然想到东坡先生这首诗，与这幅《潇湘竹石图》中的意境如此契合。画中一静一动，竹石岿然不动，潇湘之水时时奔流，诗中也是静动结合，庐山巍然屹立，烟雨潮汐变幻万千，画和诗都是作者空寂旷达的心境。观“窄窄画幅”如阅千里江山，亦如经历了作者的半生，春风得意时，尽己所能，治理洪涝、兴修水利、为民纾难；困顿失意时，不改初心、开辟学府、教化育人。

东坡先生的一生，三起三落，跌宕起伏，却仍然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人生所有的际遇，并将精神力量化作一首首诗词、一幅幅画卷、一篇篇美文流传下来，供后人瞻仰和传唱。愿《潇湘竹石图》久久流传，可以再见。



繁花

黄海林 作

## 瀛湖

第 1470 期

## 雪暖我心

伍齐厚

## 文书记的三件宝

易涛

一把藤条椅

1984年，原瓦仓乡政府机关从瓦仓头迁址到泰山庙，文书记办公室有一把简陋的藤条椅，政府迁址搬家时已破损不堪。

这把藤条椅是细毛竹作骨架，以藤条编制而成，文书记一用就是上十年。他年年修修补补，椅腿坏了就拿木棍、竹棍、铁丝、铜丝、铝丝横捆竖绑结牢；座面与靠背藤条断了，就用草绳、麻绳、尼龙绳、布条纵横交错弥接编织。

多年屡屡修补、层层复编，致使藤条椅失去原本面目，体无完形，乡政府财政干部多次要给文书记购置一把新办公椅，他总是笑呵呵地说：“能将就用，不影响我办公，乡财政紧张，用钱的地方很多，我们应尽力节省支出。”就这样，文书记在瓦仓乡任职期间，一直坐在这样一把藤条椅上办公。

一把算盘

文书记未刷油漆的办公桌上，时常放着一把结构材料七拼八凑的算盘。这把算盘框架油漆斑斓，顶珠、上珠、下珠、底珠五颜六色、多彩杂呈，各珠形状造型多姿，大小各异；珠档材料不一，粗细不均；框架两端分别用细铁丝束缚固定，以防框珠散失。

这把算盘不知什么年月购置，也不知曾历经某人之手，虽然破烂不堪、结构不全、无法使用，但传到文书记之手时，经他东凑西拼到可以正常使用。乡政府同事们常对文书记笑着说：“文书记，你这把老算盘已是老物件、老古董了，可以陈列到安康博物馆了。”文书记语重心长地答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，建家好比针挑土，败家如同浪推沙，败家容易治家难啊。”

一台台灯

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政府，普遍存在用电困难的问题，瓦仓乡政府也不例外，常年夜间照明全靠煤油灯。文书记办公桌上除了那把算盘外，还有一盏台灯。

这盏台灯很普通，但灯罩极不普通：灯罩上配了一个细铁丝网，铁丝网的线条错落有致，网格大小匀称，把灯罩周身全部网牢。同事有时好奇问他：“一个贰角钱的灯罩，文书记你何必这般武装？”文书记总是笑容可掬地回答：“虽然一个灯罩不到一元钱，我这样呵护它，目的是预防碰撞损坏。如果我们每个干部每天都呵护好各自的办公用品，乡政府一年就可以节约出一大笔支出，账怕细算啊！”朴实的话语，道出了节俭真谛。

正是文书记日常率先垂范、厉行节约的工作作风，在那经济极拮据、工作条件极简陋的年代，他带领乡机关干部精打细算、节支省用，积极争取多方筹措资金，修建了政府办公用房，完成了全乡八所小学校舍排危工作，修建了一个乡卫生院，同时，组织全乡村民修通了四条三十公里的村级公路，为一方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光阴如水，转瞬间，我投身基层从文秘干到公安，从人大干到宣传，从司法干到纪检，已经从青年步入老年，离开原瓦仓乡二十余年了。这期间，有时面对工作环境困难、办公设施简陋时，文书记办公室的藤条椅、算盘、台灯的样样总是浮现在眼前，启发我克服困难。

文书记离世四年了，他那个勤俭节约的风范永远是我们的楷模，他常说的那些话，不时在我耳畔响起。

是那海浪，一声又一声，不急不躁，仿佛亘古以来便是如此。那声音是浑厚的，它充满了我的耳廓，又漫溢出来，浸润了这房间的每一寸空气。我闭着眼，将自己全然交付给这声音，它来了，又退了；它退了，又来了，像一位慈母的手，拍着不肯安睡的孩子。

我起身推开窗，一股带着咸腥气息的风便扑了个满怀，放眼望去，那海是蒙蒙的一片，与天色分不出界限。近处的是浅浅的绿色，漾着些白色的沫子；远处的便是靛青色，再远些，就化入那灰蒙蒙的晨雾里，只剩下一个渺茫的轮廓了。海浪一层一层向岸边涌来，它涌上来时，如一匹平滑的绸缎，闪着些微弱的光，碰到沙滩，便一下碎了，化作跳跃的珍珠，忙不迭地向后退去，在沙上留下一道深色蜿蜒的痕迹，像一句未说完的话。

我看着，心里便生出一种奇异的静。人世里的种种在此刻看来，都如同这沙滩上转瞬即逝的泡沫了，它们忙着聚拢，又忙着消散，以为是个圆满，却不知大海只是在呼吸，并不曾将哪一朵泡沫放在心上。

忽然想起那些和海有关的故事了，那痴心的精卫，衔着碎石，投向这浩渺的烟波，她的恨意，她的执着，可曾被这千万年的涛声磨去了一丝一毫？那出海徐福，带着童男童女，消失在茫茫的海上。他们的故事轰轰烈烈，悲欢交集，但传到今日，也只剩下书页里几行淡淡的墨迹了，而海浪依旧，朝朝暮暮拍打着虚空，仿佛在讲述，又仿佛在遗忘。

太阳渐渐升起来了，海面的颜色也绚丽起来，那一片单调的灰青，仿佛被一支无形的巨笔，点上紫的、金的、胭脂红的油彩，光线像无数金色的长针，直直地刺入流动的水体里，又被那起伏的波浪搅碎，成了一片流动的、炫目的光晕，涛声似乎也比先前更欢快了，有早起的海鸥，展开洁白的翅膀，在那光晕里穿梭。

我关上门，将那一光与声暂且关在外面，心里却是满满的，仿佛也盛着一片小小的海，在那里不息地荡漾着。

## 父亲的破袜

鲁玲

那场大雪是刻在记忆里最厚重的一笔，从清晨到日暮，鹅毛般的雪片簌簌落着，把小城裹成一片苍茫的白，寒风像带了刀，呜呜地刮过窗棂。那时我上初一，放学时积雪已没过脚踝，踩在上面咯吱作响，棉鞋里灌满了冷气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快点回家，等父亲。

推开门，灶膛里的余火还剩一点微光，屋里静得能听见雪花落在屋顶的声音。我添了些干柴，火苗噼啪地跳起来，照亮了空荡荡的灶房。往常这个时辰，父亲早该回来了，可今天，门外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趴在窗台上，手指划过了结了冰花的玻璃，一遍遍往风雪里望，担忧像潮水般漫上来，把心泡得发沉。

玉米红薯粥在锅里热了又热，铁壶咕嘟咕嘟地沸着，蒸汽顶得壶盖哐当轻响，白雾模糊了窗户。直到九点多，门外才传来脚步声，夹杂着积雪被踩碎的声音。我慌忙拉开门，一阵刺骨的寒风裹着雪片涌进来，父亲佝偻着身子站在门口，棉袄、帽子、眉毛上全积着厚厚的雪，他的脸冻得发紫，嘴唇干裂，眼神里满是疲惫，看到我才勉强挤出一丝笑：“玲娃儿，等急了吧？雪太大，路太滑，不好走。”

我鼻子一酸，赶紧帮他拍掉身上的雪。父亲脱下那双穿了好几年的解放鞋，鞋帮磨得发白，鞋底薄得像一张纸，鞋尖还嵌着冻硬的泥渍。他往椅子上一坐，身子晃了晃，显然是累极了。“爸，我给你打洗脚水。”我转身往灶台跑，胸口像被什么堵着，闷得发慌。

我将开水兑了凉水，用手背试了试水温，端着水盆走到父亲面前，他伸出粗糙的手，慢慢解开鞋带，脱下鞋子，一股混合着雪水、泥土和汗味的寒气扑面而来，接着是那灰灰色的粗布袜子，紧紧贴在脚上，袜子褪到脚尖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他袜底早已被磨光，露出黝黑粗糙的脚掌，脚后跟的裂口深得能看见红肉，泥垢嵌在裂口里，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，几个脚趾从破洞里挤出来，趾尖冻得通红。

“爸……”我哽咽着说不出话，心里像被无数根针扎着。父亲有些不好意思，慌忙把脚往水盆里放，脚掌浸入热水的瞬间，他下意识地缩了一下。“没事儿，娃，干活穿，破了正常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，“省着点钱，还要给你攒下学期的报名费。”

我蹲在地上，轻轻握住父亲的脚，那双脚粗糙得像老树皮，布满了厚厚的老茧。我一点点揉搓着，从脚尖到脚跟，父亲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暖意，可我分明感觉到，他的脚在我掌心微微颤抖。灶火偶尔噼啪一声，风雪声渐渐柔和下来。

那一夜，我在父亲身边立下誓言：等我长大，定要让他告别破袜与风雪之苦，安享晚年。三十多年来，誓言在陪伴中落地。前几天回家给父亲洗脚，他起初推辞，可当我的手握住他的脚，他便像孩子般安静，眼角皱纹里满是笑意。热水氤氲中，那个雪夜父亲晚归的身影清晰浮现。

## 多彩小镇

卢慧君

岚皋县大道河镇，像是养在深闺的丰腴女子，曼妙多姿，一踏入这里，便撞进了氤氲着岚雾，弥漫着果香的世界，不由放慢了脚步，细细地观摩，默默地聆听。在这里，没有都市的喧嚣拥挤，只见碧波绕镇、彩屋枕江，往来船只载着游人，或装满山货，或摆渡车辆，或运送牛羊，在汉江的波光里缓缓穿行。霞光映照，烟火与诗意便在这江河岁月里静静流淌，将自然之灵、农耕之趣与文旅之韵，揉成了一幅可游、可居、可品的水乡画卷。

小镇的底色，是建筑的多彩浪漫。错落有致的房屋依山傍水，从江岸逶迤爬上山腰，红、黄、蓝、粉、绿等颜料精心调和成房屋外衣，曲折蜿蜒的多彩台阶从山巅垂挂到江边。穿行其中，随处可见房前屋后的栅栏上，缠绕的爬藤月季在初冬时节依然繁花点点，与路边繁茂的野菊花交相辉映，晃耀着人眼。偶尔有小曲儿声从小巷深处传来，和着汉江的霞蔚与柑橘的清香，仿佛闯入了安徒生笔下的秘境，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脚下的汉江，是小镇流动的血脉，滋养着大道河岸的生灵。澄澈的江水碧波荡漾，映着蓝天白云，往来穿梭的船只，是村民与外界连接的纽带。观光游船载着游人缓缓前行，船头划破碧波，游人的欢声笑语与江水潺潺声交织。

每到秋冬时节，漫山遍野的柑橘林绚烂成海。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，像一盏盏小灯笼，点亮了山野，也点亮了村民的心。时维小雪，恰逢大道河镇柑橘采摘节，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，前来观光旅游、体验采摘鲜果的乐趣。果农们提着竹篮，在园林里穿梭忙碌，饱满多汁的柑橘在他们指尖跳舞。一箩筐一箩筐，一背篓一背篓的金钱橘、砂糖橘，个个泛着油亮的光泽，空气中弥漫着清冽香甜的香味儿。我知道那不仅是丰收的味道，更是小镇的味道。

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，观光游人兴致不减，妇人孺子大呼小叫，忙得一群摄影师不停变换位置调整角度，生怕错过某个精彩瞬间。我剥开一个柑橘，掰一瓣丢进嘴里，清甜的汁水便吞舌尖迸发，满口生津，好不惬意。我看着枝头硕大的柑橘，觉得这个很美，那个也不错，不知不觉摘了两大袋。称秤、扫码付款，忙而有序。离开时，游客一个个大包小包，满脸开心；橘园的主人，满脸洋溢着收获的喜悦。

每到柑橘丰收季，小镇的长桌宴便热闹开张。四十余张八仙桌沿街一字儿铺开，洁白的桌布上，摆满了地道的美食与特产：油炸汉江小鱼酥脆爽口、干竹笋焖土鸡香气扑鼻、合渣口感独特、米糕香甜软糯、烤鱼外焦里嫩，配着自产的豆腐、魔芋，在文火慢煎下香味浓郁。

小镇的大街小巷中，山货铺子随处可见，竹编的筐子里，摆满了新鲜的柑橘、晾干的陈皮、橘酿的果酒，还有汉江鱼晒成的鱼干、手工制作的豆腐干、豆瓣酱、豆瓣酱、腊肉等，无不散发着诱人的味道。这些土特产，是村民们辛勤的汗水、智慧的结晶，也是小镇闪亮的名片。它们承载着汉江的博爱与小镇的温情，走出小镇，走向城市家庭的餐桌，特别是陈皮，已搭乘中欧班列，驶向了欧洲。我买了一盒豆瓣酱，石老师买了一件豆腐乳，都带走了一份大道河的味道。

去一次大道河小镇，看彩屋映江、船只往来，赴一场长桌宴的烟火之约，寻一份心灵的安宁与惬意，感受人与自然诗意共生，不虚此行。